



N 耐人寻味  
 airenxunwei

## 坐看云起时

□ 邵湘

年少时,我总被一股沛然莫之能御的急迫推着走。那时节,看前路是漫漫无尽的原野,自以为脚下生风,拼尽全力,去攫取终点的彩带。于是跌跌撞撞,气喘吁吁,目光所及,尽是旁人扬起的尘烟。直到某个年纪,我才蓦然停下,扶着膝头,匀一匀气息,抬头望见一片全然不同的风景。原来人生并非冲刺,而是一场漫长的、与自己较劲的马拉松。前半程所有的踉跄与摸索,所有的汗水与困惑,都不过是为了此刻,能让脚步落得更稳健些,让呼吸调得更绵长些。

二十岁的迷茫,是雾失楼台,月迷津渡,面前有千万条路,却不知哪一条才能通

往自己的“罗马”。三十岁的焦虑,是烈火烹油,鲜花着锦,总觉得身畔人声鼎沸,唯恐自己落后一步,便被时代的洪流抛下。而今,这一切喧嚣沉淀下去,这沉淀里,也掺杂些别的——是案牍劳形多年后,那份壮志未酬的寥落;是眼见后来者意气风发地越过自己,那份欲说还休的涩然。坐在这间熟悉的办公室里埋头工作,窗外的日影一点点挪移,墙上的钟摆不紧不慢,我仿佛成了那江心的礁石,稳定如昨。

自然,我们无法掩饰鬓角偶然探出的几根白发,腰间时而传来的些微酸楚,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明白,自己是谁,这颗心究竟喜爱

什么,这双手又能实实在在地做些什么。

谁都做过一日看尽长安花的梦,谁都幻想过点石成金的奇迹。可这人间终究是“水滴石穿”的笨拙功夫居多。变化是快了,快得叫人眼花缭乱,快得让许多沉静的努力显得仿佛不合时宜。殊不知,那真正的蜕变,恰如深埋地底的竹根,总是在无人问津的黑暗里,默默生长着它的根系。流水不争先,争的是那滔滔不绝、连绵不断的后劲儿。只要目标在那里,如远方的灯塔,便只需记着那方向,一步一步地走下去。

到了这般年纪,我终于学着放下那无时不在的焦虑——或者说,是学着与它

共存。我们总在感叹时光如贼,偷走了少年的豪情,只留下“终不似,少年游”的怅惘。却忘了,时间对谁都是公平的,它给每个人的锦囊里,都装上等量的光阴。焦虑本是生命的常态,而“过好每一天”这句最寻常的劝慰,在壮志未酬的背景下,实践起来,却真有“难于上青天”的慨叹。

既然冲锋的号角已渐行渐远,既然舞台的中央已换了主角,那便在这属于自己的位置上,深耕下去,像一个老农,不再指望突如其来丰年,只在乎手下每一寸泥土的肥沃、每一株庄稼的茁壮。

中年之悟,在生活的淬炼后,我写下了八个字:量力而行,尽力而为。

J 精粹短文  
 jingcuiduanwen

## 纯粹的模样

□ 凌小雅

纯粹的模样最不好勾勒。纯粹有时表现为计较到让常人无法忍受。

就像一个纯粹的语文老师,不允许有一个错别字存在,一个误用的标点符号存在,一个读错的声调存在。世界在他们眼里就是无限大的语文课堂,他们不允许课堂上有任何不符合语文规范的瑕疵存在。

纯粹有时表现为深情到令常人无法理解。

就像鲍叔牙对管仲,两人合伙做生意,管仲多分钱财给自己,鲍叔牙说管仲不是贪,是家贫;管仲每次打仗都躲在最后,撤退时又跑在最前,鲍叔牙说管仲不是怕死,是家里有老母亲要赡养……面对管仲,鲍叔牙只有无尽的包容与充分的信任,在这种期待里,管仲自然也活成了一个闪闪发光的人。

纯粹更多的时候表现为眼里不容沙子。

一个品性纯良且极为自律的人,他会自觉远离言行粗鄙的人,会瞧不起自私贪婪的人,会痛恨损人利己的人,会近乎苛刻地筛选所交往的人。因而自古圣贤多寂寞,孤峰耸立。

纯粹远远不只是这几张面孔,当你接近纯粹时,自会解读并触摸到它更多的模样。

R 人生百味  
 renshengbaiwei

## 找回附近

□ 刘秉林

最近整理旧物,翻出几本高中时的笔记本。页角卷曲,蓝黑墨水晕开的字迹里,夹着几片干枯的银杏叶。我对着它们发了很久的呆——那些日子是怎么一去不返的呢?

这种怅然越来越频繁。直到某个加班的深夜,我盯着手机屏幕上不断跳动的消息,

突然明白:我找不回过去,但也许可以找回过去的生活方式。

第一个改变是给手机设了使用时限。最初很不适应,总不自觉地摸向口袋。为了应对空白,我把充电器放在玄关,回家就“与世隔绝”。空出来的时间,我开始在小区散步。

傍晚六点半,我从单元门出发。第三栋楼前的紫薇花会按时在初夏盛开;小花园里总有几个老人下棋,他们的对话年复一年:“将!”“不急,再看看。”走完一圈正好二十分钟,足够我看清每棵树的生长,记住玉兰何时绽放,银杏何时飘黄。

周末不再刷外卖软件,我重新走进菜市场。卖豆腐的阿姨记得我偏爱老豆腐,称重时总会多加半块:“炖着吃香。”挑西红柿时,旁边的大爷教我辨认:“要选屁股上有放射纹的,那是太阳晒出来的味道。”这些细碎的交流,让买菜成了期待。

最意外的是重新发现了“附近”。公司楼下其实有家很好的书店,老板会在雨天给熟客一杯茶;我甚至发现了一条通往公园的秘密小径,那里的梧桐在秋天美得惊心动魄。

昨晚散步回来,遇见邻居在楼下喂流浪猫。她指着那只三花猫说:“它小时候你喂过,现在都当妈妈了。”我蹲下来,看着小猫在母亲身边打闹。路灯把我们的影子拉得很长,空气中弥漫着桂花香。

那一刻我忽然明白:我怀念的从来不是某个遥远的“黄金时代”,而是这种具体而细微的生活本身——能够完整感受一个黄昏,认真对待一餐饭,与真实的人微笑交谈。当我不再执着于追回逝去的时光,时光反而以另一种方式停留下来。

总说生活在别处。可当你真正走进自己的“附近”,当每个日常都变得清晰可触,生活,原来也可以好好地就在此处。



R 人生感悟  
 renshengganwu

## 橘树的指环

□ 鲁求平

橘树栽下时不过二尺高,细弱的树干尚不及拇指粗。为了不让牲畜糟蹋,母亲找来那只掉了底的脸盆,将树苗罩在里头。

这一罩,就是四十年。

土墙草顶早变成二层小楼,周遭的泥地也硬化成水泥场院。那株橘树已长高长粗,浅褐色的树干需双手合抱才能围拢。而我们兄妹也从懵懂孩童走到了人生中秋。

春光里,细碎的白花缀满枝头,柔软的花瓣吐露清香,引得蜂群嗡嗡忙碌;待到秋深,橙黄的果实从密叶间探出头来,像暗夜夜里点亮的盏盏灯笼。每

到周末,全家团聚时,我们站在树下伸手便能摘到橘子,剥开,掰下一瓣,放入口中,清甜的香气顿时在齿间漫开……

那只锈迹斑斑的脸盆,依然静静地罩在树下,与粗壮的树干相依相拥,似家人。

“当年要不是护着树苗,这破盆早就当废铁卖了。”母亲抚着斑驳的脸盆笑道,“现在啊,倒像是长在一起了。”大哥接话:“就让它们互相陪着吧。”

是啊,四十年风雨,脸盆早已不再是单纯的护具,它长成了橘树的指环。这道独特的风景,承载着岁月的年轮,也诉说着守护的温柔。



请本图文作者与编辑联系,以便奉寄稿酬。